

述 異 記

廬山上有康王谷，巔引事類賦注有一城，號為釗城。天每欲雨，輒聞山上鼓角笳簫之聲，

聲漸至城，而風雨晦合，邨人以為常候。已上亦見御覽十事類賦注三竝無聲漸二句傳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愛

奇好異，巡歷名山，不遠而至。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及弓、弩、金之屬，知非常人之所處也。而山

有『康王』之號，城又以『釗』為稱，斯言將有徵。御覽八十五

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俯眄杳然無底。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

猛將弟子登山游觀，因過此梁。見一老公，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猛遍與弟子。又進

至一處，見崇臺廣廈，玉宇金房，琳琅焜耀，暉彩眩目，多珍寶玉器，不可識名。見數人與猛共

言，若舊相識。設玉膏終日。珠林三十六御覽四十一又六百六十三

昔有人發廬山採松，聞人語云：『此未可取。』此人尋聲而上，見一異華，形甚可愛，其香非常，知是神異，因掇而服之，得壽三百歲也。珠林三十六

南康南野有東望山，營民三人上山頂，有湖清深，又有果林，周四里許，衆果畢植，間無雜木，行列整齊，如人功也。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訖，懷二枚欲以示外人，便還。尋覓向逕，回旋半日，迷不能得，即聞空中語云：『速放雙甘，乃聽汝去。』懷甘者恐怖，放甘於地。轉眄即見歸逕，乃相與俱卻返。御覽九百六十六又四百九十初學記二十八類聚八十六事類賦注二十七

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髮黃被身，於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堅鳥卵，廣記引作形如卵而堅高三尺許，內甚澤，五色鮮明，二枚沓之，中央相連。土人云：『上者

雄舍，下者雌室。』俯悉開口如規，體質虛輕，頗似木筒，中央以鳥毛爲褥。此神能變化隱身，廣記引作卒覩其狀，蓋木客山參之類也。贛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樹，可

二十圍，樹老中空，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縣治民哀道訓道虛兄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謂二人曰：『我處荒野，何豫汝事！巨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今

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內外屋上一時火起，合宅蕩盡。御覽八百八十四廣記三百二十四

南康雩都縣沿江西出廣記引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名夢口穴四字賦注引有

舊傳：嘗有神鷄，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響見之，輒飛入穴中，因號此石為金鷄

石。已上略見類聚九十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鷄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鷄遙見便飛入穴，彈丸

正著穴上，丸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

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因載覽二字御引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盤酒。二

引廣記有食訖，船適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上，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

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珠林二百八十八廣記四百御覽八百十一又三百八十七事類賦注九案

亦見今本任昉述異記然甚簡略不如此文詳盡

蘆塘有鮫魚，五日一化，或為美異婦人，或為男子，至于變亂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

害心，鮫亦不能為計。後為雷電殺之，此塘遂涸。御覽七十四

豫章郡有盧松邨，郡人二字廣記引有羅根生於此邨，傍墾荒種瓜，又于旁立一神壇。瓜始引

蔓，清晨行之，忽見壇上有新板墨書，曰：『此是神地所游處，不得停止，種殖可速去。』根生

拜謝跪咒曰：『竊疑邨人利此熟地生苗，容或假託神旨，以見驅斥，審是神教，願更朱書賜

報。『明早往看，向板猶存，悉以朱代墨，御覽九百七十八根生謝而去也。廣記二百九十四

章按縣西有赤城，周三十里，一峯特高，可三百餘丈。晉泰元中，有外國人白道猷居於

此山，山神屢遣狼，怪形異聲，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詣之云：『法師威德嚴重，今推

此山相與，弟子更卜所託。』道猷曰：『君是何神？居此幾時？今若必去，當去何所？』荅云：『弟

子夏王之子，居此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往寄憩，將來欲還會稽山廟。』臨去遺

信，贈三奩香，又躬來別，執手恨然。鳴鞞響角，凌空而逝。廣記二百九十四

和州歷陽淪為湖。先是有書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血出，

此地當陷為湖。』姥後數往候之。門使問姥，姥具以告。吏遂以朱點龜眼。姥見，遂走上北山，

城遂陷。類林雜說十

出海口北行六十里，至騰嶼之南溪，有淡水，清澈照底，有蟹焉：筐大如笠，腳長三足。宋

元嘉中，章安縣民屠虎，取此蟹食之，肥美過常。虎其夜夢一少姬，語之曰：『汝噉我，知汝尋

被噉不？』屠氏明日出行，為虎所食，餘家人殯瘞之，虎又發棺噉之，肌體無遺。此水今猶有

大蟹，莫敢復犯。御覽九百四十二

園客種五色香草，有五色蛾集其上。蠶時，有一女來養蠶，得繭百二十枚，大如甕，女與

客俱仙去。朱翌倚覺
寮雜記上

漢宣城太守封邵忽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語曰：『無作封使

君，生不治民死食民。』海錄碎
事十二

吳黃龍年中，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爲

『比肩人。』夫婦云皆比翼，恐不能佳也。後妻死，東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

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歎，封其里曰

『比肩墓。』又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雖無異，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

廣記三百
八十九

陸機少時，頗好游獵，在吳豪盛御覽引
有此字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

點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

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馳取消息不？』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

繫之犬頸。犬出驛路，疾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耳掉尾向之，其

人憐愛，因呼上船。裁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如飛。逕至四字類聚引作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

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荅，仍馳還洛。

計人程五旬，而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葬機邨南，去機家二廣記引作五百步，聚土

為墳，邨人呼為「黃耳冢。」類聚九十四御覽九百五廣記四百三十七事類賦注二十三初學記二十九草堂詩箋十四節引

尋陽柴桑縣城，晉永和中，有童謠呼為「平石城。」時人僉謂平滅石之徵也。後桓玄

篡位，晉帝為平固王，恭帝為石陽公，俱遷於此城。御覽

姚興永和十年，華山東界地然，廣百餘步，草木烟枯，井谷沸竭，生物皆熟，民殘之徵也。

晉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北地然可爨。至九月，而驃騎范陽王司馬虓薨。十一月，惠帝

因食而崩，懷帝即位。太傅東海王司馬越殺太宰，河間王司馬顥專柄朝政，又尋死，遂泊永

嘉之亂。東海淪殫，越之嗣副，亦皆殄滅。石勒焚越之尸，此其應也。開元占經四

桓沖為江州刺史，乃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既涉崇巘，有一湖，匝生桑樹；有大羣白

鵝，湖中有敗觚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張鬣向之，使者不敢飲。類聚九百三十八御覽九百三十六

案亦見今本任昉記中

荆州刺史桓豁所住齋中，見一人長丈餘，夢曰：『我龍山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既貞固，我當自去耳！』廣記二百七十六

晉元興末，魏郡民陳氏女名琬，家在查浦，年十六；飢疫之歲，父母相繼死沒，唯有一兄，傭賃自活。女容色甚豔，隣中士庶，見其貧弱，競以金帛招要之。女立操貞，槩未嘗有許。後值盧循之亂，賊衆將加陵逼，女厲然不迴，遂以被害。御覽四百四十一引祖冲之記

義熙四年，盧循在廣州陰規逆謀，潛遣人到南康廟祈請。既奠牲奏鼓，使者獨見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盧征虜若起事，至此當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衆直造長沙；遣徐道覆踰嶺至南康，裝艦十二，艫樓十餘丈。舟裝始辦，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與循會巴陵，至都而循戰敗。不意神速其誅，洪潦之降，使之自送也。廣記二百九十五

義熙五年，宋武帝北討鮮卑，大勝，進圍廣固，軍中將佐乃遣使奉牲薦幣謁岱嶽廟。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縣索氏之寡妻也，能降靈宣教，言無虛唱。使者設禱，因訪克捷之期。秦氏乃稱神教曰：『天授英輔，神魔所擬，有征無戰；蕞爾小虜，不足制也。到來年二月五日當尅。』如期而三齊定焉。廣記二百八十三

晉義熙中，有劉遁者，居江陵，忽有鬼來遁宅上。遁貧無竈，以泔鎗煮飯，飯欲熟，輒失之。尋覓於籬下草中，但得餘空鎗。遁密市冶葛，煮以作糜，鬼復竊之於屋。比得鎗，仍聞吐聲，從此寂絕。御覽九百九十

乾羅者慕容廆一作鬼之十二御覽引世祖也，著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

鮮卑神之，書鈔一百二十九推為君長。御覽三百五十六

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人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為

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滿御覽引坂，津監寇登於河中流，得大履一隻，長七尺

三寸，足跡稱履，指長尺餘，文深七寸。初學記十九御覽三百七十七引祖沖之

姚萇既殺符堅，與符登相拒於隴東。萇夜夢堅將天帝使者勒兵馳入萇營，以矛刺萇，

正中其陰，萇驚覺，陰腫痛，明日遂死。御覽四百

秦周訪少時與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訪性膽

果決，因上廟宿，竟夕宴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頭老公，訪遂擒之，化為雄鴨。訪捉還船，欲烹之，

因而飛去。後竟無他。珠林三十二

呂光永康廣記引二年，有鬼叫於都衛曰：『兄弟相滅，百姓斃，兩呂絕。』徵吏尋聲視

之，則靡所見。是年光死，子紹立五日，紹庶兄篡紹而自立。已上亦見廣記明年，其弟車騎大

將軍常山公征光屢有戰功，疑贊不已，帥衆攻贊。所殺窮酣長，酣游走無度。明年，因醉爲從

弟起所殺，起推兄隆爲主。姚興困民遣叔父征西將軍隴西公碩德伐之，隆師徒撓敗，尋爲

姚氏所滅。占經一百一十三

□□王子項在荊州，永光二年，所位柏折，棟椽竝自濡溼，汁滴地，明年被誅。占經一百一十四

張軌字士彥爲使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客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關洛傾

陷，而涼土獨全。在職十三年，傳國三世八主一十六載。』御覽六百八十三

張駿有疾，夢出游觀，不識其處，甘泉涌出，有一玄龜，向駿張口言曰：『更九日，當有嘉

問好消息。』忽然而覺，自書記之，封在筒中，人不知也。因寢疾，九日而死。御覽四百四

張駿薨，子重華嗣立，虎遣將軍王擢攻拔武御始始與進圍抱罕，重華遣宋輯御覽引

率衆拒之。濟河，次于金城，將決大戰。乃日有黑虹下于營中，書鈔一百一十四少日輯病卒。御覽

宋高祖徵時，嘗游會稽，過孔靜宅。正晝臥，有神人衣服非常，謂之曰：『起，天子在門。』

既而失之。靜邊出，適與帝遇，延入，結交贈遺。臨別，執帝手曰：『卿後必當大貴，願以身嗣爲託。』帝許之。及定京邑，靜自山陰令擢爲會稽內史。御覽一百二十八

甄法崇，永初中，爲江陵令，在任嚴明。于時南平僂士爲江安令，喪官，至其年歿。崇在廳

事上，忽見一人從門入云：『僂江安通法崇。』法崇知士已亡，因問：『卿貌何故瘦？』答曰：

『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今繫苦役，窮劇理盡。』御覽三百七十八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師新亭，臘日將祀，使婢于爨室造食，忽覺空中有物，操杖

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往，見甌器自運，盛飯斟羹，羅列案上，聞哺餒之聲。清曰：『何不形見？』

乃見一人著平上幘，烏皮袴褶，云：『我京兆人，亡沒飄寄，聞卿好士，故來相從。』清便席地

共坐，設肴酒。鬼云：『卿有祀事。』云云。清圖某郡，先以訪鬼，鬼云：『所規必諧，某月某日除

出。』果然。鬼云：『郡甚優閒，吾願周旋。』清荅甚善。後停舟石頭，待之五日，鬼不來。於是引

路達彭城，方見至。同在郡數年，還都，亦相隨而返。廣記三百二十三

宋車騎大將軍二字御覽引有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者，其人三字御覽引有又善鐵作鐵注云音尖

卜，能悉驗，時有妙見，精究如神。公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乃命左右射之，內置函中。

時侍者六人悉驅入齋後小小戶內，別呼人召鐵。鐵至，能悉驗至此已上類聚引作宣射使

卜函中何物，謂曰：『中則厚賞，僻加重罰。』鐵卜兆成，笑曰：『具已知矣。』公曰：『狀之。』

鐵爲之狀，三字御覽引有曰：『兌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左股。鼠孕五子，三雄而兩雌，若不見

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類聚九十一御覽七百二十六又九百十一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爲州吏，受假違期。方上行，經宮亭湖，入廟下願，希免罰坐，

又欲還家，若所願竝遂，當上猪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還。資裝旣薄，遂不過廟，行至都界，與

同侶竝船泊宿。中夜，船忽從水自下，其疾如風，介夜四更，苗至宮亭，始醒悟。見船上有三人，

竝烏衣，持繩收縛苗，夜上廟階下。見神年可四十，黃白披錦袍，梁下縣一珠，大如彈丸，光耀

照屋。一人戶外白：『平固黃苗，上願猪酒，遂回家，教錄，今到。』命謫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

苗窮山林中，鑱腰繫樹，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憂思，但覺寒熱身瘡，舉體生斑毛。經一旬，毛

被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鑱放之，隨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應取新淦一女，而此

女士族，初不出外，後值與娣妹從後門出親家，女最在後，因取之。爲此女難得，涉五年，入數

乃充。吏送至廟，神教放遣。乃以鹽飯飲之，體毛稍落，鬢髮悉出，爪牙墮，生新者，經十五日，還

如人形，意慮復常，送出大路。縣令呼苗具疏事，覆前後所取人，遍問其家，竝符合焉。髀為戟所傷，創癥尚在。苗還家八年，得時疾死。廣記二百九十六

南康縣營民區敬之，宋元嘉元年與息共乘舫，自縣泝流深入小溪，幽荒險絕，人迹所未嘗至。夕登岸，停止舍中，敬之中惡猝死。其子然火守尸，忽聞遠哭聲呼阿舅，孝子驚疑，俛仰間哭者已至。如人長大，被髮至足，髮多被面，不見七竅，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懼，因悉薪以然火。此物言：『故來相慰，當何所畏，將須然火？』此物坐亡人頭邊哭，孝子於火光中竊窺之。見此物以面掩亡人面，亡人面須臾裂剝露骨。孝子懼，欲擊之，無兵仗。須臾，其父尸見白骨，連續而皮骨都盡。竟不測此物是何鬼神。廣記三百二十四

宋元嘉初，鎮北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遇一鶴，將二子，悉禽之歸，以獻王。王使養之。其小者口為人所裂，遂不能飲食，大者即含粟哺之，飲輒含水飲之，先令其飽，未嘗亡也。王甚愛之，令精加養視。大者羽翮先成，每翥冲天；小者尙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去，留飲飴之。又於庭中蹇躍，教其飛颺。六十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御覽九百十六

青州有劉幡者，元嘉初射得一麇，剖腹以草塞之，蹶然而起，俄而前走。幡怪而拔其塞

草，須臾還臥，如此三焉。潘密錄此種以求其類理，創多愈。廣記四百四十三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于窮濱中作蟹斷，且往視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

開，蟹出都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視之，見材復在斷中，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明晨往

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繫擔頭歸，云至家當斧破然之。未至家三里，聞

中倅倅動，轉顧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

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佑助，并令斷大得蟹。』

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種類專三字廣記引作轉頓請乞放，王迴頭不應，物曰：

『君何姓何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荅。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

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土俗謂之山操，廣記引云知

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正欲害人自免。珠林三百二十一廣記三百二十三

郭仲產宅在江陵批把寺南。宋元嘉中，起齊屋，以竹爲窗櫺，竹遂漸生枝葉，長數丈，鬱

然如林，仲產以爲吉祥。及孝建中，被誅。御覽八百八十五廣記三百六十五

宋元嘉御覽廣記引作元徽中，吳縣中都里石玄度家有黃狗生白雄子，母愛其子，異於常犬，銜

食飴之，子成大狗。子每出獵未反，母輒門外望之。玄度久患氣嗽，轉就危困，醫為處湯，須白

狗肺，御覽引作犬牙市索卒不能得，乃殺所養白狗，以供湯用。母向子死處，跳踊嗥呼，倒地復起，累

日不息。其家煮狗子肉，與客共食之，投骨于地，母親輒銜置窟中，已上亦見類聚九十四食畢，移入後

園大桑樹下，掘土埋之，日向樹嗥喚，月餘乃止。玄度漸劇，臨死屢言：廣記引作而玄度所疾不瘳以至于卒終謂左

曰：『湯不救我疾，恨殺此狗。』其弟法度從此終身不食狗肉。御覽九百五十七廣記四百三十七

安國李道豫，宋元嘉中，其家犬臥於當路，豫蹶之，犬曰：『汝即死，何以踏我？』豫未幾

而卒。廣記四百三十八

庾季隨有節槩，膂力絕人。宋元嘉中，得疾晝臥，有白氣如雲，出於室內，高五尺許，有頃

化為雄鷄，飛集別牀。季隨斫之，應手有聲，形即滅，地血滂沱。仍聞蠻姬哭聲，但呼阿子，自遠

而來，徑至血處。季隨復斫，有物類猴，走出戶外，瞋目顧視季隨，忽然不見。至晡，有二青衣小

兒，直從門入，唱云：『庾季隨殺官！』俄而有百餘人，或黑衣、或朱衣、達屋，齊喚云：『庾季隨

殺官！』季隨揮刀大呼，鬼皆走出滅形。還步忽投寺中；子忽失父所在，至寺，見父有鬼逐後，

以皮囊收其氣，數日遂亡。廣記三百二十五

南康郡鄧德明嘗在豫章就雷次宗學，雷家住東郊之外，去史豫章墓半里許。元嘉十四年，德明與諸生步月逍遙，忽聞音樂諷誦之聲，即夜白雷出聽曰：『此間去人尚遠，必鬼神也。』乃相與尋之，遙至史墓，但聞墳下有管絃、女歌、講誦、吟咏之聲，咸歎異焉。御覽五百五十九

薄紹之嘗爲臧質參軍，元嘉二十四年，寄居東府之西賓別宅中，與祖法開鄰舍。開母劉，寢疾彌旬，以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夜半亡。二日，紹之見羣鼠大者如豚，鮮澤五色，或純或駁，或著平上幘，或著龍頭，大小百數，彌日累夜。至十九日黃昏，內屋四簷上有一白鼠，長二尺許，走入壁下，入處起火，以水灌之，火不滅，良久自滅。其夜見人修壯赤色，身光如火，從燒壁中出，經入牀下，又出壁外。雖隔一壁，當時光明洞徹，了不覺有隔障。四更復有四人，或與紹之言相佑，或瞋目吐舌，自莫迄旦。後夕復燒屋，有二人長九尺許，騎馬挾弓矢，賓從數十人，呼爲將軍。紹之問：『汝行何向？』荅云：『被使往東邊病人還。』二十一日，羣黨又至。家先有一白狗，自有鬼怪，莫常失之，至曉輒還。爾夕試繫之，須臾有一女子來云：『勿繫此狗，願以見乞。』荅：『便以相與。』投繩，竟不敢解，倏然走出。狗於是呻喚垂死，經日不能動。有一人披錦袍，彎弧，注鏃直向。紹之謂：『汝是妖邪，敢于恐人？我不畏汝，汝若不速去，令大道

神尋收治汝！鬼馳弦縱矢，策馬而去。廣記三百二十五

嘉興縣宰陶邨朱休之有弟朱元，元嘉二十五年十月清旦，兄弟對坐家中，有一犬來，

向休蹲，遍視二人而笑，遂搖頭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奈汝明年

何？』御覽一引作其家驚懼，斬犬牖首路側。至歲末梅花時，兄弟相鬪，弟奮戟傷兄，官收治，

竝被囚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母及兄弟皆卒。御覽九百七十六又八百八十五又九百五類聚八十六案今本任昉述異記

亦載之文較略

高平曹宗之，元嘉二十五年在彭城，夜寢不寤，旦亡，晡時氣息還通，自說所見，一人單

衣幘，執手板，稱北海王使者，殿下相喚；宗之隨去殿前，中庭有輕雲，去地數十丈，流蔭徘徊，

帷幌之間，有紫烟飄飆，風吹近人，其香非常。使者曰：『君停階下，今入白之。』須臾傳令：『謝

曹君，君事能可稱，久懷欽遲，今欲相屈為府佐；君今年幾嘗經鹵簿官未？』宗之答：『才幹

素弱，仰慚聖恩，今年三十一，未嘗經鹵簿官。』又報曰：『君年算雖少，然先有福業，應受顯

要，當經鹵簿官，乃辭身可且歸家，後當更議也。』尋見向使者送出門，恍忽而醒。宗之後仕

廣州，年四十七，明年職解，遂還州，病亡。廣記三百七十七

宋時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丞。宋元嘉二十六年入麻中，便有鬼怪中宵籠月，戶牖少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屨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語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著，而語擲之勢更猛。乃請道人齋戒，竟夜轉經，倍來如雨，唯不著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內皆青黯而不甚痛。庇之有一老妪，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丞麻火頻四發，狼狽澆沃，竝得時死。案有譌字鬼每有聲如犬，家人每呼爲吃噉，後忽語，語似牛，三更叩戶，庇之問：『誰也？』荅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二更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荅云：『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云：『我不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伏事衡陽，又不嘗作御史。』鬼云：『陶令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爲。此麻本是沈宅，因來看宅，聊復語擲狡獪；忽君攘卻太過，乃至罵詈，令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苦罪狀之，事徹天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與惡，鬼當相困。』當下疑奪不字庇之請諸尼讀經，仍齋訖，經

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胡：『丞見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禮，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羣邪屏絕。依依曩情，故相白也。』珠林四十六

燉煌索萬興晝坐廳事。東間齋中一奴子，忽見一人著幘，牽一驄馬，直從門入，負一物狀如烏皮隱囊，置砌下，便牽馬出門。囊自輪轉，徑入齋中，緣牀腳而上，止于與膝前，皮即四處卷開，見其中周匝是眼，動瞬甚可憎惡，良久又還，更舒合，仍輪轉下牀，落砌西去。與令奴子逐至廳事東頭滅，惡之，因得疾亡。廣記三百二十五

郭秀之寓居海陵，宋元嘉二十九年，年七十三，病止堂屋。北有大棗樹，高四丈許。小婢晨起開戶掃地，見棗樹上有一人，修壯黑色，著皂襜帽，烏韋袴褶，手操弧矢，正立南面，覺家出看。秀之扶杖視之，此人謂秀之曰：『僕來召君，君宜速裝。』日出便不復見，積五十日如此。秀之亡後便絕。同上

陶繼之元嘉末為秣陵令，殺劫其中一人，是大樂伎，不為劫而陶逼殺之。將死曰：『我實不作劫，遂見枉殺，若見鬼，必自訴理。』少時，殺劫至此已上六帖廣記引並夜夢伎來云：『昔枉見殺，訴天得理，今故取君。』遂跳入陶口，仍落腹中，須臾復出，乃相謂云：『今直取』

陶秣陵，亦無所用，更議王丹陽耳！言訖，遂沒。陶未幾而卒。王丹陽果亡。廣記三百二十六

帖二
十帖三

黃州治下有黃父鬼，出則為祟，所著衣帽皆黃，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癘疫，長短無定，隨籬高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廬陵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人，自稱山靈，裸身長丈餘，臂腦皆有黃色，膚貌端潔，言音周正，土俗呼為黃父鬼，來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形，形變無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氣，或為石，或作小兒，或婦人，或如鳥如獸，足跡如人，長二尺許，或似鵝，迹掌大如盤，開戶閉牖，其入如神，與婢戲笑如人。廣記三百二十五

宋費慶伯者，孝建中仕為州治中，假歸至家，忽見三騶皆赤幘同來云：「官喚。」慶伯云：「纔謁歸，那得見召？且汝常黑幘，今何得皆赤幘也？」騶荅云：「非此間官也。」慶伯方知非生人，遂叩頭祈三騶同詞，因許回換，言：「卻後四日當更詣君，可辦少酒食見待，慎勿泄也。」如期果至，云：「已得為力矣。」慶伯欣喜拜謝，躬設酒食，見鬼飲噉不異生人，臨去曰：「哀君故爾，乞祕隱也。」慶伯妻性猜妬，謂伯云：「此必妖魅所罔也。」慶伯不得已，因

具告其狀。俄見向三騶，楚撻流血，怒而立于前曰：『君何相誤也？』言訖失所在。慶伯遂得暴疾，未旦而卒。廣記三百二十六

多穎川庾某，宋孝建中，遇疾亡，心下猶溫，經宿未殯，忽然而語，說初死有兩人黑衣，來收縛之，驅使前行，見一大城，門樓高峻，防衛重複，將庾入廳前，同入者甚衆，廳上一貴人南向坐，侍直數百，呼爲府君，府君執筆簡問到者，次至庾曰：『此人算尙未盡』催遣之一人階上來引庾出，至城門也，吏差人送之，門吏云：『須覆白，然後得去。』門外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閑麗，曰：『庾君幸得歸，而留停如此，是門司求物。』庾云：『向被錄，輕來無所齊持。』女脫左臂三年坐釧投庾云：『并此與之。』庾問女何姓，云：『姓張，家在茅渚，昨遭亂亡。』庾曰：『我臨亡遺齊五千錢，擬市材，若再生，當送此錢相報。』女以『不忍見君獨厄，此我私物，不煩還家中也。』庾竟不覆白，更差人送去。庾與女別，女長歎泣下。庾

既恍忽蘇，至茅渚尋求，果有張氏新亡少女云。廣記三百八十三

多王瑤宋大明三年，在都病亡。瑤亡後，有一鬼細長黑色，袒著犢鼻褌，恆來其家；或歌嘯，或學人語，常以糞穢投人食中。又於東隣庾家，犯觸人不異王家時。庾語鬼：『以土石投我

非所畏，若以錢見擲，此真見困。」鬼便以新錢數十，正擲庾額。庾復言：「新錢不能令痛，唯畏烏錢耳！」鬼以烏錢擲之，前後六七過，合得百餘錢。廣記三百二十五

東平畢衆寶，家在彭城，有一驄馬甚快，常乘出入，至所愛惜。宋大明六年，衆寶夜夢見

其亡兄衆慶曰：「吾有戎役，方置艱危，而無得快馬，汝可以驄馬見與。」衆寶許諾。既覺，呼

同宿客說所夢始畢，仍聞馬倒聲，遣人視之，栽餘氣息，狀如中惡。衆寶心知其故，為試治療，

向晨馬死，衆寶還臥如欲眠，聞衆慶語云：「向聊求馬，汝治護備至，將不惜之，今以相還，別

更覓也。」至曉馬活，食時復常。御覽八百九十七

宋驃騎大將軍河東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年即位。元景乘車行還，使人在中庭洗車轅，

晒之，有飄風中門而入，直來衝車。明年而闔門被誅。御覽八百八十五

宋大明中，頓丘縣令劉順，酒酣晨起，見牀榻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是武人，了不

驚怪，乃令擣齏，親自切血，染齏食之。棄其所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為王道隆所害。御覽八百

八十五廣記三百六十

武康徐氏，宋太元中，太元疑是大明之譌，病瘧，連治不斷。有人告之曰：「可作數團飯出道頭，呼

傷死人姓名云：「爲我斷瘡，今以此團與汝。」擲之徑還，勿反顧也。『病者如言，乃呼晉故車騎將軍沈充。須臾，有乘馬導從而至，問汝何人，而敢名官家？因縛將去，舉家尋覓經日，乃於冢側叢棘下得之，繩猶在時，瘡遂獲痊。』御覽七百六十六

劉德願兄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五月，忽有白蚓數十登其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嘗見也，蚓竝張口吞舌大赤色。其年八月與德願竝誅。御覽九百四十七廣記四百七十三

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時，統諸靈廟，甚被恩寵。母謝氏，奉佛法。太始五年。廣記引三年夏月，暴雨，有物形隱烟霧，垂頭屬聽事前地，頭頸如大赤鳥。廣記引作馬飲庭中水。登之驚駭，謂是善

神降之，汲水益之，飲百餘斛，水竭乃去。二年而謝氏亡，亡後半歲，明年廣記引無年字帝崩。登之自此事遂衰敗。御覽八百八十五廣記三百六十五

豫章胡茲在蜀郡治。宋泰始四年，空中忽有故冢墓甄，青苔石灰著之，磕然擲其母前甚數，或五三俱至，舉家驚懼；然終不中人，旬日乃止。御覽七百六十七

宋泰始中，有張乙者，被鞭，瘡痛不竭；人教之燒死人骨末以傅之。雇同房小兒，登山岡，取一髑髏，燒以傅瘡。其夜，戶內有爐火燒此小兒手，又空中有物，按小兒頭，內火中，罵曰：

『汝何以燒我頭？』今以此火償汝！』小兒大喚曰：『張乙燒耳！』荅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得燒之？』按頭良久，髮然都盡，皮肉焦爛，然後捨之。乙大怖，送所餘骨埋反故處，酒肉酸之，無復災異也。珠林四十六

王文明——宋太始末江安令——妻久病，女於外為母作粥，將熟變而為血，棄之更作，亦復如初。如此者再。珠林引母尋亡。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臥靈牀上，兒如平生，

諸兒號感，奄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手下廣記引婢，妊身將產，葬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

詣墓所；部伍始發，妻便見形，入戶打婢。其後，諸女為父辦食殺雞，刳洗已竟，雞忽跳起，軒首

長鳴。文明尋卒，諸男相繼喪亡。珠林九十五廣記三百二十五

朱道珍嘗為屏陵令，南陽劉廓為荊州參軍，每與圍碁，日夜相就，局子略無暫輟。道珍

以宋元徽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屏陵書。廓開

書，看是道珍手跡，云：『每思碁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領。』廓讀書畢，失信所在，失

信書寢疾尋亡。御覽七百五十三

朱秦家在江陵，宋元徽中，病亡未殯，忽形見，還坐尸側，慰勉其母，眾皆見之；指揮送終

之具，務從儉約。謂母曰：『家比貧，秦又亡歿，永違侍養，殯殮何可廣費？』廣記三百二十三

蜀郡成都張伯兒，年十餘歲，作道士，通靈有遠鑒，時飲醇灰汁數升，云以洗腸療疾。御覽

八百七十一

獨角者，巴郡江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

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

入舍前江中，變為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醢，數日輒去。珠林三十一廣

記四百七十一

尹雄年九十，左鬢生角，長半寸。類聚十八御覽三百七十三又三百八十三

逢桃杖居江夏，病疾困篤，頻上奉章。夜中有物若豕，赤色，從十餘人，皆操繩，入門周床

一匝而去。往問道士張玄冥，冥曰：『見者崇物伏罪，烏衣入宅里社檢護耳，疾尋當除。』自

是平復也。書鈔八十七

荀瓌字叔瑋，事母孝，好屬文及道術，潛棲卻粒。嘗東游，已上四句類聚一引作寓居江陵憩江夏黃鶴

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

賓主歡對，已而覽二字御辭去，跨鶴騰空，眇然煙滅。類聚六十三又九十御覽事類賦注十八一案亦見任昉記

尋陽張允，家在本郡，郡南有古城。張少貧，約屢往游憩。忽有一老公，來與張言，因問之：

「此城何名？」答曰：「吾不知為南郡城耳！」言訖便去，不知所之。張既出宦仕進，累遷位

登元凱，後為南郡太守，即以城號，以志老父之言焉。御覽

漆澄豫章人，有志幹絕倫。嘗乘船釣魚，俄頃盈舟；既而有物出水，鱗鱗黑色，長如十丈，

不見頭尾。闔船驚怖，澄獨色不變。初學記二十引祖沖之

諸葛景之亡後，宅上嘗聞語聲。當酤酒還，而無溫鎗；鬼云：「卿無溫鎗，那得飲酒？」見

一銅鎗從空中來。御覽七百五十七

夏侯祖欣書鈔引作歡下同為兖州刺史，喪於官，沈僧榮代之。祖欣見形詣僧榮，牀上有一織

成寶飾絡帶，夏侯曰：「此帶殊好，豈能見與之？」書鈔引作沈曰：「甚善。」已上書鈔一百二十九亦引

夏侯曰：「卿直許終不見關，必以為施，可命焚與？」沈對前燒，視此帶已在夏腰矣。御覽六百

六九十

巴西張尋夢庭生一竹，節相似，都為一門，以問竺法度，云：「當暴貴，但不得久矣。」果

然，如其所言。廣記二百七十六

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倦寢；記二字廣夢見一女，語之曰：『近在汝頭前，目中有

刺，煩為拔之，當有厚報。』乃見一朽棺，頭穿壞，髑髏墮地，草生日中，便為拔草，內著棺中，以

篲塞穿，即於髑髏處六帖引作其處得一雙金指環。御覽四百七十九引桓沖之記又三百九十九六帖二十三廣記二百七十六

陳敏為江夏太守，許宮亭廟神一銀杖，後以一鐵杖銀塗之。送杖還，廟神巫宣教曰：

『陳敏之罪，不可容也。』乃置之湖中。杖浮在水上，敏舟值風傾覆矣。書鈔一百三十三

庾邈與女子郭凝私通，詣社約取為妾，二心者死。邈遂不肯婚娉。經二載，忽聞凝暴亡。

邈出門瞻望，有人來，乃是凝，斂手歎息之。凝告郎：『從北邨還，道遇強人，抽刀逼凝，懼死從

之，未能守節，為社神所責，卒得心痛，一宿而絕。』邈云：『將今且停宿。』凝荅曰：『人鬼異

路，毋勞爾思。』因涕泣下霑襟。書鈔八十七御覽五百三十二

清河崔基，寓居青州。朱氏女，恣容絕倫，崔傾懷招攬，約女為妾。後三更中，忽聞叩門外，

崔披衣出迎，女雨淚嗚咽，云：『適得暴疾喪亡，忻愛永奪，悲不自勝。』女於懷中抽兩疋絹

與崔，曰：『近自織此絹，欲為君作禪衫，未得裁縫，今以贈離。』崔以錦八尺荅之，女取錦曰：

『從此絕矣！』言畢，豁然而滅。至旦，告其家，女父曰：『女昨夜忽然病，夜亡。』崔曰：『君家絹帛無零失耶？』荅云：『此女舊織餘兩疋絹在箱中，女亡之始，婦出絹欲裁為送終衣，轉盼失之。』崔因此具說事狀。御覽八 百十七

蘭啓之家在南鄉，有樗蒲婁廟。啓之有女，名僧因，忽氣而寤，云：『樗蒲君遣婢迎僧，坐斗帳中，仍陳盛筵，以金銀為俎案，五色玉為杯碗，與僧共食，一宿而醒也。』廣記二百 九十四

太原王肇宗病亡，亡後形見於其母劉及妻韓共語，就母索酒，舉杯與之，曰：『好酒！』語妻曰：『與卿三年別耳！』及服終，妻疾，曰：『同穴之義，古之所難，幸者如存，豈非至願！』

遂不服藥而歿。廣記三百 十八

汝南周義取沛國劉旦孫女為妻，義豫章艾縣令弟，路中得病，未至縣十里，義語必不濟，便留家人在後，先與弟至縣，一宿死。婦至，臨尸，義舉手別婦，婦為梳頭，因復拔婦釵。歛訖，婦房宿，義乃上牀謂婦曰：『與卿共事雖淺，然情相重，不幸至此，兄不仁，離隔人室家，終沒不得執別，實為可恨！我向舉手別，又拔卿釵，因欲起，人多氣逼不果。』自此每夕來寢息，與

平生無異。廣記三百 二十二

武昌小吏吳龜得一浮石，取其疑當床頭，化成一女，端正，與龜為夫妻。書案亦見今

本任
訪記

陳留董逸少時，有隣女梁瑩，年稚色豔，逸愛慕傾魂，貽椒獻寶，瑩亦納而未獲果。後逸

鄰人鄭充在逸所宿，二更中，門前有叩掌聲，充臥望之，亦識瑩，語逸曰：『梁瑩今來。』逸驚

躍出迎，把臂入舍，遂與瑩寢，瑩仍求去，逸攬持不置，申款達旦，逸欲留之，云：『為汝烝豚作

食，』食竟去。逸起閉戶施帳，瑩因變形為狸，從梁上走去。御覽九百十二

南康營民任考之，伐船材，忽見大社樹上有猴懷孕，考之便登木逐猴，騰赴如飛。樹既

孤迥，下又有人，猴知不脫，因以左手抱樹枝，右手撫腹。考之禽得，搖擺地殺之，割其腹，有一

子，形狀垂產。是夜夢見一人稱神，以殺猴責讓之。後考之病經旬，初如狂，因漸化為虎，毛爪

悉生，音聲亦變，遂逸走入山，永失蹤迹。御覽九百三十一

南齊馬道猷為尚書令史，永明元年坐省中，忽見鬼滿前，而傍人不見。須臾，兩鬼入其

耳中，推出魂，魂落履上，指以示人：『諸君見否？』傍人竝不見，問魂形狀云何？道猷曰：『魂

正似蝦蟇，云必無活理，鬼今猶在耳中。』視其耳皆腫，明日便死。廣記三百二十七

廣州顯明寺道人法力，向晨詣廁，于戶中遇一鬼，狀如崑崙，兩目盡黃，裸身無衣。法力素，有膂力，便縛著堂柱，以杖鞭之，終無聲。乃以鐵鎖縛之，觀其能變去否。日已昏暗，失鬼所在。同上









荀氏靈鬼志

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世說方正篇注引靈鬼志謠

明帝末，有謠歌：『側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世說容止篇注引同上

庾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鷗；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世說傷逝篇注引同上

初，桓石民為荊州鎮土時，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 揚州大佛來上 』少時，石民

死，王忱為荊州佛大，忱小字也。世說汰侈篇注引同上

河間王顥既敗於關中，有給使陳安者，甚壯健，常乘一赤馬，俊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

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關西為之歌曰：『壘上健兒字陳安，頭細面狹腹中寬，丈八大稍

左右盤。』類聚六十書鈔一百二十四御覽三百五十四

陳安為河間王顥給使，甚壯健。常樂一馬，駿駛非常。後馬死，雙赤蛇出其鼻。御覽八百九十七

嵇康鏡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吾恥與

魑魅爭光。』廣記三百十七

嵇中散神情高邁，任心游憩，嘗行西南游，去洛數十里，有亭名華陽，投宿。夜了無人，獨

在亭中。此亭由來殺人，宿者多凶。已上依御覽引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諸

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荅云：『身是故人，幽沒于此數千

年矣。』四字依御覽並事類賦注引補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

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為撫琴，擊節曰：

『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悅

若暫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於是中散以琴授之，既彈衆曲，亦不出常；唯廣陵散聲調絕倫。中散纔從受之，半夕悉得；於是至此已上依先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又不得言其姓。六字依御覽引補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於今夕，可以還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廣記三百十七御覽五百七十九引作靈異志事類賦注十一同

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浦東岡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浦中嵇家，家去五丈數里；

合算還五丈，未達減一里許。先是空岡，忽見四布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

是佛弟子，何故捉我？』吏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鹿子經，

便為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知是鬼，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為汝誦經數

偈，故不放人也？』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亦不得作聲。而心

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胸，復罵曰：『武昌癡鬼，今當汝至寺中和尙前了之。』鬼

亦擒子長胸，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後諸鬼謂捉者曰：『放為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已放，

廣記引作捉者子長故復語後者曰：『寺中正有道人輩，乃未肯畏之？』廣記引無未字後

曰已擒不放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看道人面，何以敗？』便共大笑。子長比達家，已三更盡矣。法苑珠

晉南郡議曹掾姓歐，得病經年，骨消肉盡；巫醫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得睡眠，夢見數沙門來視其父。明日，便往詣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爲何神？沙門爲說事狀，便將諸道人歸，請讀經。再宿，病人自覺病如輕。晝得小眠，如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綵衣；手中有持幡仗者。刀矛者；於門走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簾前，忽便還走，語後衆人：『小住小住！屋中總是道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珠林九十五廣記一百六十一

石虎時，有胡道人驅驢作估于外國。深山中行，有一絕澗，窈然無底；行者恃山爲道，魚貫相連。忽有惡鬼牽驢入澗中，胡人性急，便大嗔惡；尋跡澗中惡鬼，祝誓呼諸鬼神下逮。忽然出一平地城門，外有一鬼，大鑲項，腳著木桎梏，見道人，便乞食，曰：『得食，當與汝。』旣問，乃是鬼王所治。前見王，道人便自說：驅驢載物，爲鬼所奪，尋跡至此。須臾即得其驢，載物如故。御覽七百三十一

蔡謨徵爲光祿大夫，在家，忽聞東南啼哭聲，有若新死，便見一少年女死人竝離啼哭。不解所爲，恐是人家忿爭耳。忽聞呼魂聲，便見生女從空中去上天，意甚惡之。少時，疾患，遂

河內姚元起居近山林，舉家恆入野耕種，唯有七歲女守屋，而漸瘦。父母問女，女云：「常有一人，長丈餘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號『高天大將軍』，來輒見吞，逕出下部，如此數過。」慎勿道我！道我，當長留腹中。」闔門駭惋，遂移避。同上

吳興武唐閻勦凌晨聞外拍手，自出看見二烏幘吏逕將至渚，云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勦捉柁，二吏緮挽，至嘉興郡，暫住逆旅；及平望亭，潛逃得歸。十餘日外，復有呼聲，又見二吏，云：「汝何敢委叛？」將至船，猶多菽，又令捉柁船，二吏緮挽始前。至嘉樂故家，謂勦曰：「我須過一處，留汝在後，慎勿復走；若有飲食，當相喚。」須臾，一吏呼勦，上見高門瓦屋，歡醺盈堂，仍令勦行酒，並賜炙啖。天將曉，二吏云：「去，汝且停。」頃之，但見高墳森木，勦心迷亂。其家尋覓，經日方得。尋發大瘡而死。同上

南平國蠻兵，義熙初隨衆來姑熟，便有鬼附之；聲叻叻細長，或在簷宇之際，或在庭樹上。若占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于時郗倚爲府長史，問：「當遷官？」云：「不久持節也。」尋爲南蠻校尉。予爲國郎中，親領此土，荊州俗語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鬼侯。」廣記三百二十二

平原陳臯於義熙中從廣陵樊梁後乘船出，忽有一赤鬼，長可丈許，首戴絳冠，形如鹿角，就臯求載，倏爾上船。臯素能禁氣，因歌俗家南地之曲；鬼乃吐舌張眼，以杖竿擲之，卽四散，成火照於野。臯無幾而死。同上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御覽引卽白衣，非

沙門也。嘗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

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之云：『自可爾耳，君欲何許自厝耶？』其人荅云：『君若見許，正

欲入君此籠子中。』擔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籠，便是神人也。』二句御覽引有乃下擔，卽入籠中；

籠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不覺重於先。旣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

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肴饌豐腆亦辦。反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與

婦共食。』卽復口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

語擔人：『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便有

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內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

卽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旣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貴，財巨萬，而性慳吝，不行仁義，語

擔人云：『吾試為君破奴慳囊。』即至其家。有一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御覽一引忽失去，

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斗甕中，終不可破取，不知何方得取之。七字依御覽一引補便往語言：

『君作百人廚，以周一方窮乏，馬當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日，其父

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糲器，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

復往請之，其人云：『君當更作千人飲食，以飴百姓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牀

上也。珠林六十一御覽三百五十九又七百三十七

有沙門曇游，戒行清苦。時刻縣有一家事盡，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而死。曇游曾詣之，

主人不食，游便咒焉。見一雙蜈蚣，長尺餘，於盤中走出，因絕食而歸，竟無他。廣記三百五十九

滎陽郡有一家姓廖，其家累世為蠱，以致富，子女豐悅。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家人悉

行，婦獨守家；見屋中一大埕，試發，見一大蛇，便作沸湯，悉灌殺之。家人還，婦具說焉，舉家驚

惋。無幾，其家疾病亡略盡。御覽七百四十二

人姓鄒，坐齊中，忽有一人通刺詣之；題刺云舒甄仲。既去，疑其非人，尋其刺，曰：『吾知

之矣，是予舍西土瓦中人。』便往令人將鍤掘之，果于瓦器中得桐人，長尺餘。御覽七百六十七

之矣，是予舍西土瓦中人。』便往令人將鍤掘之，果于瓦器中得桐人，長尺餘。御覽七百六十七

郝世了在會稽造墓，其地多石，後破大石，得一龜，長尺二寸許，在石中，石了無孔也，得

非龜石俱生乎。既破出之，龜行動與常龜無異。石受龜如人刻安之。廣記四百七十二

濡須口有一大舶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嘗有漁人夜宿其傍，以船繫之；但聞箏

笛絃管之音。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驚覺，即移船去。傳云是曹公載妓船覆於此，

於今存在。御覽三百九十九引靈魂志案魂當是鬼字之譌

李通喪，有一客往弔之；李通子哭，便進上聽事。忽通從閣中出，以綸巾繫頭。書鈔一百二十九引

虛異志案陳氏本書鈔及俞氏唐類函並作述異志蓋以意改疑亦是靈鬼志也

歷陽縣張應，先是魔家，取佛家女為婦。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病，因為魔事，家財略盡

不差。妻曰：『我本佛家女，乞為我作佛事。』應便往精舍中見竺法鏡，鏡曰：『佛普濟衆生，

問君當一心受持身戒耳。』曇鏡期明當向其家。應夢見一人，長丈五六，正向於南面趨步

入門，曰：『此家寂寂，乃爾不淨。』夢中見鏡隨此人後，白曰：『此家始欲發意，未可一一責

之。』應先手巧眠覺，便把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鏡明食時往，應高座之屬具足已成。聞應

說夢，遂夫妻受五戒。病亦尋差。辯正論八注

祖台之志怪





祖 台 之 志 怪

漢武帝與近臣宴會于未央殿，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陳。』乃見屋梁上有一翁，長八九寸，拄杖僂步，篤老之極；緣柱而下，放杖稽首，默而不言；因仰首視殿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東方朔曰：『其名「藻居」，兼水木之精，春巢幽林，冬潛深河。今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於帝。』帝曰：『仰視宮殿，殿名未央，訴陛下方侵其居宅未央也；俯指陛下腳者，足也，願陛下宮殿足於此，不願更造也。』上爲之息宮寢之役。居少時，帝親幸河都，聞水底有弦歌之聲，又有善芥。須臾，前梁上老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乘藻，甚爲鮮麗，凌波而出，衣不沾濡。帝問曰：『聞水底奏樂聲，爲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卽止息斧斤，得全其居宅，不勝嘉歡，故私相慶樂耳。』獻帝一紫螺殼，狀如牛脂。帝曰：『朕

闇無以識君，東方生知耳。君可思以吳口貽之。』老翁乃顧命取洞穴之，一人即受命下沒泉底，倏忽還到，奉大珠徑寸，明耀絕世。帝甚翫焉，問朔：『何以識此珠為洞穴之寶？』朔曰：

『河底有洞穴之寶。』帝以五十萬錢賜朔，取其珠。書鈔一百五十八

建安中，河間太守劉照夫人卒於府。後太守至，夢見一好婦人，就為室家，持一雙金鑽

古喚切與，太守不能名，婦人乃曰：『此鏤鑽。竹志切鏤鑽者，其狀如紐珠，大如指，屈伸在人。太

守得置枕中。前太守迎喪，言有鏤鑽，開棺見夫人臂果無復有鏤鑽焉。御覽七百十八

吳未亡前，常有紫赤色氣見牛斗之間，星官及諸善占者咸憂吳方興，惟張先於天文

尤精，獨知為神劍之氣，非江南之祥。御覽六百六

陶太尉微時，喪當葬，家貧，親自營作塋，有一斑特牛塋，已載致，忽然失去，便自尋覓。忽

於道中逢一老翁，云君欲何所覓？太尉具荅。更舉手指云：『向於山岡上見一牛眠山冢中，

必是君牛。此牛所眠，便好作墓安墳當之，致極貴；小復不當，位極人臣，世為方嶽矣。』又指

一山云：『此山亦好，但不如向耳，亦當世出刺史耳。』言訖，便不復見。太尉墓之，皆如其言。

御覽九百

義興郡溪渚長橋下有蒼蛟吞噉人，周處執劍橋側伺，久之，遇出，於是懸自橋上投下蛟背而刺蛟，數創，流血滿溪，自郡渚至太湖句浦乃死。初學記七

晉懷帝永嘉中，譙國丁祚渡江至陰陵界。時天昏霧，在道北有社，見一物如人，倒立，兩眼垂血從額下，聚地兩處，各有升餘。祚與從弟齊聲喝之，滅而不見。立處聚血皆化為螢火數千枚，縱橫飛散。御覽九百四十五

隆安中，陳慳於江邊作魚篋。正匪切潮去，於篋中得一女人，長六尺，有容色，無衣服；水去不能動，臥沙中，與語不應。人有就辱之。慳夜夢云：『我是江黃，昨失道落君篋，小人遂見加凌；今當白尊神殺之。』慳不敢移，潮來自逐水去。姦者尋病。御覽六十八

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為設酒饌。御覽引作噉餘鳥啄鬯，其中鏤刻奇飾異形，非人所名；已上四句御覽引有下七子盒盤，盤中亦無俗間常肴。救。書鈔一百四十九御覽八百四十九夫人命女婉出與

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令取琴出，婉撫琴歌曰：『登廬山兮鬱嗟峨，晞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良運兮暘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樂太和。』歌畢，婉便辭去。御覽五百七十一

建康小吏曹著，為廬山使君所迎，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屢求請退；婉潛然垂涕，賦詩
敘別，并贈織成禪書鈔一衫也。書鈔七十七又一百二十九初學記二十六

吳中書郎盛冲御覽一引至孝，母王氏失明。冲慙行，敕婢為母作食；婢乃取蟻螬蒸食

之，王氏甚以為美，而不知是何物。兒還，王氏語曰：『汝行後，婢進吾一食，甚甘美極；然非魚

非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曰：『實是蟻螬！』冲抱母慟哭，母目霍然開明。珠林四十九御覽四

百四十一又九百四十八

吳中有一士大夫，於都假還，行至曲阿塘上，見一女子，容貌端正，便呼即來，二句書便

留住宿。士解臂上金鈴御覽一引一作鈴，繫其臂，御覽一引令莫更來，遂不至。明日，更使尋求，

都無此色。忽過一豬圈邊，見母豬臂上御覽一引繫金鈴。御覽九百三十七又七百十七書鈔一百三十五

廷尉徐元禮嫁女，從祖與外兄孔正陽共詣徐家。道中有土牆，見一小兒，裸身，正赤手

持刀，長五六寸，企牆上磨甚駛，獨語；因跳車上，曲闌中坐，反覆視刀，輒舐之。至徐家門前桑

樹下，又跳下，坐灰中，復更磨刀。日晡，新婦就車中，見小兒持刀入室，便刺新婦，新婦應刀而

倒；扶還解衣，視小腹紫色，如酒槃大，炊頃便亡。鬼子出門，儻刀，上有血，塗桑樹葉，火然，斯須

燒。御覽三百四十五

苟晞為兗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日行千里。』晞乃命具丁車善馭，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荅書還，至一更始進便達。晞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靈異，惟雙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裏，故外不覺也。御覽九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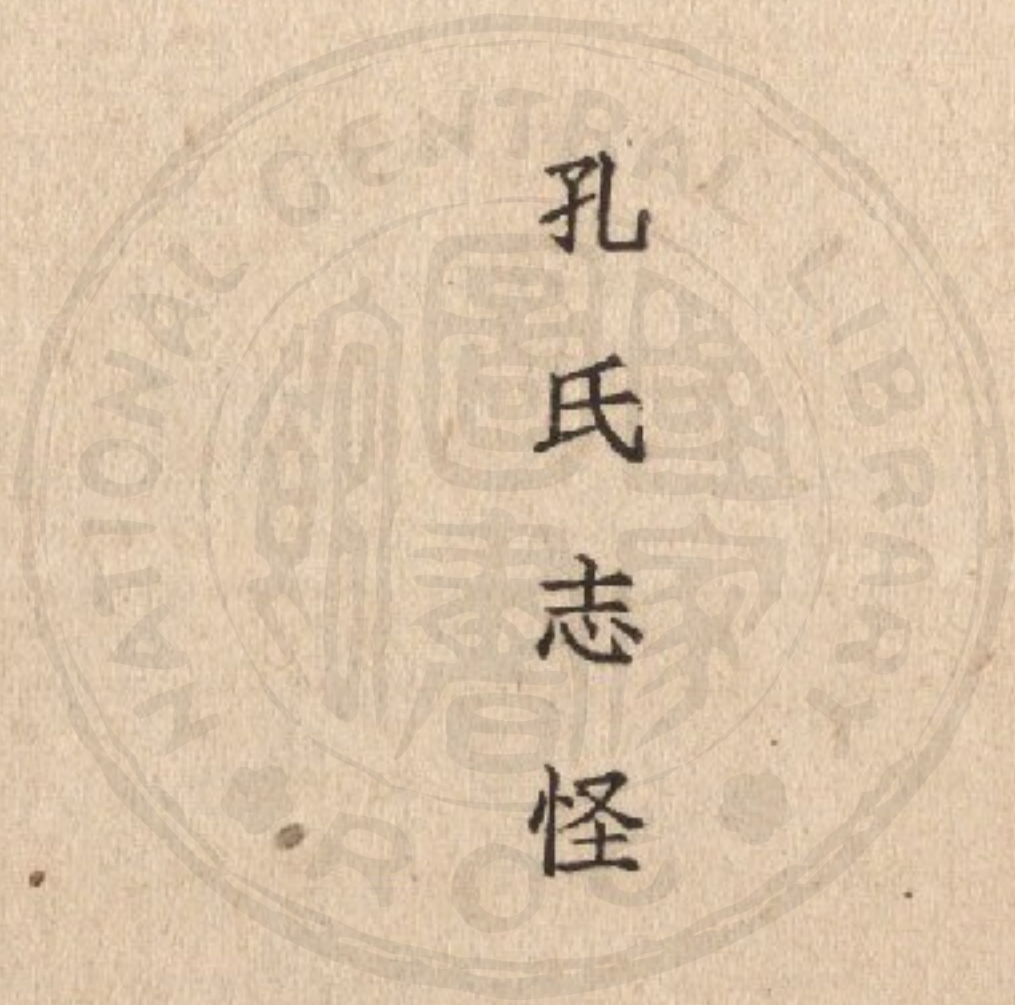
騫保至壇丘隄上北樓宿，算鼓二中，有人著黃練單衣白帽，將人持炬火上樓。保懼，藏壁中。須臾，有三婢上帳，使迎一女子，上與白帽人入帳中宿。未明，白帽人輒先去。如此四五宿。後向晨，白帽人纔去，已上十三字御覽引有保因入帳中，問侍女子：『向去者誰？』荅曰：『桐郎；道東廟樹是。』至算鼓二中，桐郎復來，保乃斫取之，縛著樓柱。明日視之，形如人長三尺餘。檻送詣丞相，渡江未半，風浪起；桐郎得投入水，風波乃息。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六

會稽山陰東郭氏女，先與縣人私通，此人估還於縣東靈慈橋；女往入船就之，因共寢

接，為設食鱮蝥。食畢，女將兩鱮蝥上岸去。船還來至郭，逢人語此女已死。乃往省之，尙未殯也；發衾視之，兩手各把一鱮蝥。御覽九百四十三



孔氏志怪





孔氏志怪

楚文王好田，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飄鮮白，而不辨其形。鷹於是竦翮而升，轟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飛焉，故爲鷹所制。』乃厚賞獻者。初學記三十

盧充者，范陽人也，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類林雜說十三引府墓。下有女字案衍也。充先冬至一日出家

西獵，見一麀，舉弓而射，即中之；麀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曰：『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襍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

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歎無辭。崔即救內，

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草堂詩箋二十七節引東廊作東廂充至，女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焉。三日畢，還見崔。

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自留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

手涕零；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

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喪。居四年，蒙求注引作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

水中，二字依蒙求注引補忽見二犢車，乍浮乍沒，乍沒作乍沉類林並同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

歲男兒共載。充見之，欣然欲握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

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

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別離速，

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忽不見

二車處。將兒還，四座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

惡，傳省其詩，慨然嘆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盃，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欸有一老

婢問充得盃之由，還報其大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

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卿盃甚似，得盃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

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煥温也，願休強矣。」

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

尙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世說方正篇注李瀚蒙求注上引略

後漢末，三字廣記有一人腹內痛，御覽廣記引作有晝夜切痛，臨終，二字廣記引有救其子曰：

「吾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言，六字廣記引有剖之，得一銅鎗，御覽廣記引作鎗容可數合。後華佗

聞其病而解之，便往，出巾箱內藥以投之，鎗卽化爲清酒。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四十三又七百五十七廣記

二百十八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已上依世說以付妻。世說作

鍾夫人許注引孔氏志會善書，學荀手迹，作書取劍，仍竊去不還。荀勗知是鍾而無由也，怪曰勗以寶劍付妻

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

作太傅形象；衣冠狀兒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動，宅遂空廢。會善書至此已于時咸謂勗

之報會過于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世說注引孔氏志怪

義興有邪足初學記引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并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卽

處也。世說自新篇注初學記八

干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妬，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

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

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摻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世說排調篇注

晉明帝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帝夢同，卽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馬，帝

曰：『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廣記二百七十六

會稽盛逸嘗晨興，路未有行人。見門內柳樹上有一人，長二尺餘，衣朱衣冠冕，俯以舌

舐樹葉上露。良久，忽見逸，神意如驚，遽卽隱不見。類聚八十九御覽九百五十七

會稽吏謝宗赴假吳中，獨在船；忽有女子，姿性妖婉，來入船。問宗：『有佳絲否？欲市之。』

宗因與戲，女漸相容。留在船宿歡宴，既曉，因求宗寄載，宗便許之。自爾船人恆夕但聞言笑

兼芬馥氣。至一年，往來同宿；密伺之，不見有人。方知是邪魅，遂共掩之。良久，得一物，大如枕；

須臾，得二物，竝小如拳。以火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自說：『此女子一歲生二男，

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興。『既為龜，送之於江。』御覽九百三十一

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蟲落』，因號落民。酉陽雜俎疑四引于氏志怪案于氏疑是孔子氏之譌







神
怪
錄



神怪錄

會稽吳詳者，少為縣吏，夜行至溪，見一女子，遂捉之宿；仍依寢，自明日去。女贈詳以紫

手巾，詳荅以白手巾。

書鈔一百三十六引作志怪其案御覽七

將軍王果，昔為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船中望見江岸石壁千丈，有物懸之在半崖，似棺

槨，令人緣崖就視，乃一棺也。發之，

二字依御覽引補

骸骨存焉。有石誌云：

御覽引

『三百年後水漂

我，欲及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視銘愴然云：『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捨去？』

因留為營斂葬埋，設祭而去。

李翰蒙求注中引神怪志御覽五百五十九同





神

錄



劉之遴神錄

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為湖。』有嫗實字記引

作老母下同聞之憂懼，每日往窺城門；門侍實字引作門傳兵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殺犬，以血

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

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陷為谷。水經注二十引神異傳老母牽狗北走六十里，移至伊

萊山得免。西南隅今乃有石室，名為神母廟；廟前石上，狗迹猶存。實字記二十引同上

聖英廟在四字補晉陵既陽城。實字記九十二引劉遴之神異錄

廣陵縣女美，輿地紀勝九引神異錄有道術，縣以為妖，桎梏之；忽變形莫知所之。因以

其處為立廟，曰東陵，號聖母。並同上





齊諧記

吳當陽廣記引縣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

一頭，甚遑遑，昭之曰：『此畏死也。』已上五句初學記引作因以繩繫蘆，廣記引欲取著船

頭。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踢殺之。』昭意甚憐此蟻，會船至岸，蟻緣繩得出。

二句依御覽中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曰：『僕不慎墮江，慚君濟活。僕是蟲王，廣記

僕是蟻中之王也君若有急難之日，當見告語。』類聚九十七御覽四歷十餘年，時江左所

在劫盜，昭之從餘杭山過，為劫主所牽，廣記引作橫繫餘姚獄。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

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曰：『蟻云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有囚言：『已上四句廣記引作昭

但取兩三蟻著掌中祝之。』昭之如其言，莫果夢烏衣人言云：『可急去入餘杭山，天子

將下赦，今不久也。初學記廣記引並作天下既亂於是便覺。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

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四十二廣記四百七十三

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薛道詢廣記引作宣年二十二。少來了了，忽得時行病，差後發

狂，百治救不痊。乃服散狂走猶多劇，忽失蹤跡，遂變作虎；已上八句廣記引作少食人不可

復數。後有一女子，樹下採桑，虎往取食之。食竟，乃藏其釵釧著山石間；後還作人，皆知取之。

廣記引作後復經一年還家，復為人。遂出都仕官，為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

事。道詢自云：『吾昔曾得病發狂，化作虎，噉人一年。』中兼道其處所姓名。其同坐人，或有

食其父子兄弟者，於是號哭；捉以付官。遂餓死建康獄中。御覽八百八十八廣記四百二十六

晉孝武太元八年，富陽民麻姑者，好噉膾；江北華本者，為人好噉鼈臄；已上二句亦見御覽八百六十

一有江北二字二人相善。麻姑見一鼈，大如釜蓋頭，尾猶是大蛇；繫之經一月，盡變鼈。便取

作膾，報華本食之，非常味美。麻姑不肯食，華本強令食之，麻姑遂噉一臄，便大惡心，吐逆委

頓，遂生病。噉中有物塞喉不下，開口向本，本見有一蛇頭，開口吐舌，本驚而走，姑僅免。本後

于宅得一蛇，大二圍，長五六尺，打殺作膾，喚麻姑別。復切魚為膾自食，以蛇膾與麻。二句依書鈔引

補麻姑得食甚美，苦求此魚。華本因醉，喚家人奉蛇皮及餘肉出。麻姑見之，大吐，歐血而死。

廣記一百三十一書鈔一百四十五御覽八百六十二

江夏郡安陸縣，隆安之初，有一人姓郭名坦，兄弟三人。其大兒忽得時行病，書鈔引作有郭愷兄

弟三人寒天而忽得時行病病後遂大能食；一日食斛餘米。其家供給五年，乃至罄貧，已上書鈔一百四十三亦引語

曰：『汝當自覓食。』後至一家，門前已得筍飯，又從後門乞，其人荅曰：『實不知君有兩

門。』腹大飢不可忍，後門有三畦韭，一畦大蒜，因噉兩畦，便大悶極臥地。須臾至大吐，吐一

物，似龍，出地漸漸大。須臾，主人持飯出，腹不能食，遂撮飯內著向所吐出物上，即消成水。此

人於此病遂得差。御覽八百四十九

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母居，未有婦兒。宗賃不在家，御覽引作會道

宗收債不在家廣記引作一日道宗他適鄰人聞其屋中碰磕之聲；闕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其屋中。鄉里驚

怛，恐虎入其家食其母，便鳴鼓會人共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

解其意。兒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譴，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其母。縣界內虎災屢起，

皆云母烏斑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中膺，廣記引作衆共箭帶膺并戟

刺中其腹，然不能即得。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牀上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兒號泣，如葬其母法，朝冥哭臨之。珠林三十二御覽八百八十八廣記四百二十六

廣州刺史喪還，其大兒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兒四年復病死。或教以一雄雞置棺

中。此雞每至天欲曉，輒在棺裏鳴三聲，甚悲徹，不異柩中。鳴一月日後，不復聞聲。廣記四百六十一

周客子有女，噉膾不知足，家為之貧。御覽引自至長橋南，見鼠者挫魚作鮓，以錢一千，

求作一飽。乃擣噉魚，食五斛，便大吐之。書鈔一百四十五兩引有蟾蜍從吐中出，婢以魚置口中，即成

水。女遂不復噉膾。御覽八百六十二

有范光祿者，得病，腹腳並腫，不能飲食。忽有一人，清朝不自通達，進入光祿齋中，就光

祿邊坐。廣記引作坐於光祿之側光祿謂曰：『先不知君，君那得來而不自通？』此人荅曰：『佛使我來

治君病也。』發衣見之。廣記引作光祿遂發衣示之因以甘刀針腫上，儵忽之間，頓針兩腳及膀胱百餘

下，然不覺痛。復欲針腹，其兒黃門不聽語，竟便去。已上四句依御覽引補後針孔中黃膿汁嘗二三升

許。至明曉，腳都差，針亦無孔。廣記引作至明日針無針傷而患漸愈范甚喜。御覽七百四十三廣記二百十八

餘杭縣有一人，姓沈名縱，其家近山。嘗一夕，與父同入山，至夜三更，忽見一人著紗帽，

披絳綾袍，云是鬪山王。書鈔一百二十九鬪山在餘杭縣。御覽八百十六

餘杭縣南巷中，有一人，佚其名，路入山，得一玉肫。從此以後，所向如意；家遂殷富。御覽

五百

廣陵王瓊之。廣記引作廣漢王瓊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喈，或復談議，誦詩

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耳。』問：『此伯喈今何在？』

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去，受福甚快。廣記引作在天上作仙人甚受福其快樂非復疇昔也。』御覽八百八十八

三廣記三百二十一

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宅，云：『我是蠶神，一作室引若能見祭，當令蠶桑百倍。』已上亦見御覽三十

今人正月末作餈糜，為此也。御覽八百二十五

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恆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語之：『我為汝尋方，云燒虎丸飲

即差，汝覓大戟與我，我為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擲虎丸

著地，猶尚煖。御覽三百五十三廣記三百十八

國步山有廟，有一亭，呂思與少婦投宿，失婦。思食逐覓，見大城，有廳事，一人紗帽馮几。

左右競來擊之，思以刀斫，計當殺百餘人，餘者乃使大走，向人盡成死狸。看向廳事，乃是古時大冢，冢上穿下甚明，見一羣女子在冢裏；見其婦如失性人，因抱出冢口，又入抱取在先女子，有數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亦有毛腳面成狸者。須臾天曉，將婦還亭，亭長問之，具如此答。前後有失兒女者，零丁有數十。吏便斂此零丁至冢口，迎此羣女，隨家遠近而報之，各迎取於此。後一二年，廟無復靈。御覽五百九十八

張然滯役多年，婦遂與奴私通。後歸，奴與婦謀然；狗注睛舐脣視奴。然曰：『烏龍與手。應聲盪奴。』奴失刀仆，然取刀殺奴也。六帖九十八



幽

明

錄



幽明錄

廟方四丈，不作墉壁；道廣五尺，初學記引作四尺夾樹蘭香。齋者煮以沐浴，然後親祭，所謂

『浴蘭湯。』類聚三十八初學記十三

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構巧麗，窮盡神工，橫光巖渚，竦曜星漢。二句見類聚六十七引御覽一百七十七

臺內有金几，彫文備置，上有百味之食，四大力神常立守護。已上略見書鈔一百三十三又一百四十二兩引御覽七百十

又八百一有一五通仙人，來欲甘膳，四神排擊，延而退。御覽八百四十九

鄴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長四十丈，廣二十丈，安金鳳皇二頭於其上。石季龍

將衰：初學記二十一頭飛入漳河，清明見在水底；一頭今猶存。類聚六十三御覽一百七十八

始興縣有臯天子國；因山崎嶇，十有餘里；坑塹數重，阡陌交通；城內堂基碎瓦，柱穿猶

存。東有皐天子冢。皐天子，未之聞也。御覽一百九十三

始興縣有皐天子城，城東有冢。昔有發之者，垂陷，而冢裏有角聲震於外，懼而塞之。書鈔

一百二

始興靈一作雲引水，源有湯泉；每至霜雪，見其上蒸氣高數十丈，生物投之，須臾便熟。御覽七十

一 泉中常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者。御覽九百四十九

艾縣輔山有溫冷二泉，同出一山之足。御覽引兩泉發源，相去數尺。熱泉可煮雞豚，御覽

引作可冰泉常若冰生。已上亦見御覽七雙流數丈而合，俱會於一溪。初學

襄邑縣南瀨鄉，老子之舊鄉也。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能潔齋入祠者，水溫清隨人意

念。初學記七御覽一百八十九

始安熙平縣東南有山，山西其形長狹，水從下注塘，一日再減盈縮，因名為『朝夕塘』

御覽七十四引盛弘之荆州記注云幽明錄又載

耒陽縣東北有蘆塘，淹地八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常至五日一躍奮出水，大可三

圍，其狀異常。每躍出水，則小魚奔迸，隨水上岸，不可勝計。御覽七十四襄

宜都建平二郡之界，有五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倚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謂二郡督

郵爭界於此。初學記五類聚六御覽五十二事類賦注七案水經注三十四云宜都督郵厥勢小東傾議者以為不如也

武昌陽新縣三字御覽引有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相傳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

婦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夫而化為立石。御覽四百四十引作立望而死形化為石因以為名焉。初學記五事類賦注七

巴丘縣自御覽百一引作百一金岡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

於此潭，獲一金鑊，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聲貌奔御覽一引作莽壯，釣人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

潭，鑊乃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類聚八十三御覽八百十一又九百事類賦注九

淮牛渚津水極深無可算計，人見一金牛，形甚瑰壯，以金為鑊絆，類聚八十三御覽七十一又八百十一

廬山自南行十餘里，有雞山，山有石雞，冠距如生。道士李鎮於此下住，常寶玩之。雞一

日忽摧毀，鎮告人曰：『雞忽如此，吾其終乎？』因與知故訣別，後月餘遂卒。廣記一百四十二

三峯最為竦桀，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峯下有泉，飛流如舒一匹絹，分映青林，直注

山下；雖纖羅不動，其上翛翛，恆淒清風也。御覽七十一

宮亭湖邊傍山間，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以鑑人，謂之石鏡。已上亦見類聚六後有行人過，

以火燎一枚，至不復明；其人眼乃失明。御覽七百一十七

山陰縣九侯神山上，有靈壇，壇前有古井，常無水，及請告神，水即涌出，供用足，乃復漸

止。御覽一百八十九

譙縣城東，因城為臺，方二十丈，高八尺，一曰：古之葬也，魏武帝即築以為臺，東面牆崩，

金玉流出，取者多死，因復築之。御覽八百一十一

樂安縣故市經荒亂，人民餓死，枯骸填地。每至天陰將雨，輒聞吟嘯呻歎聲聒於耳。御覽

四百八十六

平都縣南陂上有冢，行人於陂取得鯉，道逢冢中人來云：『何敢取吾魚？』奪著車上

而去。御覽九百三十六

廣陵有冢，相傳是漢江都王建之墓也。常有村人行過，見地有數十具磨，取一具持歸。

暮即叩門求磨甚急，明旦送著故處。御覽七百六十二

廣陵露白村人，每夜輒見鬼怪，咸有異形醜惡。怯弱者莫敢過。村人怪如此，疑必有故，

相率得十人，一時發掘，入地尺許，得一朽爛方相頭，訪之故老，咸云：『嘗有人冒雨送葬，至

此遇劫，一時散走，方相頭陷沒泥中。」御覽五百五十二

碩縣下有眩潭，以視之眩人眼，因以為名。傍有田陂，昔有人船行過此陂，見一死蛟在陂上不得下；無何，見一人，長壯烏衣，立於岸側，語行人云：「吾昨下陂，不過而死，可為報眩潭。」行人曰：「眩潭無人，云何可報？」烏衣人云：「但至潭，便大言之。」行人如其旨，須臾，潭中有號泣聲。御覽六十六

東萊人性靈，作酒多醇，濁而更清，二人曰以是醇□書鈔一百四十八

楚文王少時好獵，有一人獻一鷹，文王見之，爪距神爽，殊絕常鷹。故為獵於雲夢，置網雲布，烟燒張天，毛羣羽族，爭噬競搏，此鷹軒頸瞪目，無搏噬之志。王曰：「吾鷹所獲以百數，汝鷹曾無奮意，將欺余耶？」獻者曰：「若效於雉兔，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鮮白不辨其形，鷹便竦翮而升，轟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度其兩翅，廣數十里，眾莫能識。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文王乃厚賞之。御覽九百二十六又九百二十七類聚九十一

又九百二十六廣記四百六十

漢武帝常微行過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悅之，因留宿，夜與婢□。有書生亦家宿，善天文，

忽見客星移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躍，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乃見一男子，操刀將欲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為己故，遂蹙縮走。客星應時即退。帝聞其聲，異而召問之。書生具說所見，乃悟曰：『此人是婢婿，將欲肆其凶於朕。』乃召羽林，語主人曰：『朕，天子也。』於是擒奴伏誅，厚賜書生。開元占經八十三

漢武見物如牛肝，入地不動，問東方朔，朔曰：『此積愁之氣，惟酒可以忘愁，今即以酒灌之，即消。』書鈔一百四十八

漢武帝在甘泉宮，有玉女降，常與帝圍碁相娛。女風姿端正，帝密悅，乃欲逼之。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御覽七百四十二引作女因唾帝面遂成瘡帝避跪謝神女為出溫水洗之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正

其時也。』御覽八十八又三百八十七

甘泉王母降書鈔十二

漢武帝與羣臣宴於未央，方噉黍臠，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八百五十三引此二句與羣臣三字据補忽聞人語云：『老

臣冒死自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頹皺，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

默而不言，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乃曰：『東方朔必識之。』於

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兼」。御覽引水木之精也。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

日頻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指陛下腳者，足也。御覽一引作仰視

俯視腳者願陛下宮室足於此也。』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類聚御覽引聞水底有絃

歌之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御覽引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

波而出，衣不霑濡，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爲之輟膳，命列坐於食案前。御覽引帝問曰：『聞

水底奏樂，爲是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卽息斧斤，得全

其居，不勝歡喜。御覽引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齋樂來，安敢不奏？』

其最長人便治絃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

子兮壽萬春！』歌聲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繞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歡悅，舉

觴竝勸曰：『不德不足當雅贖。』老翁等竝起拜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

狀如牛脂。帝問曰：『朕闇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異見貽。』

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帝甚愛

觀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

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難產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

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歎此事，

又服朔之奇識。廣記一百十八御覽八百八十六又二十二類聚八十四事類賦注九

漢武帝以玄豹白鳳膏磨青錫屑，以酥油和之為鏡，雖雨中鏡不滅。類林雜說十三

董仲舒嘗下帷獨詠，忽有客來，風姿音氣，殊為不凡，與論五經，究其微奧。仲舒素不聞

有此人而疑其非常。客又曰：『欲雨，』五字廣記引無因此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

狸，即是驥鼠！』客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狸，蹶然而走。廣記四百十二御覽九百十二

文翁常欲斷大樹，砍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祝曰：『吾若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

因擲之，中所砍一丈八尺處。後果為郡。御覽七百六十三

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

止承塵，為我福耶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鉤焉。遂寶之。自

是之後，子孫昌盛。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一十一事類賦注九